

如何以“师父带回一个小师妹” 开头写一个故事？

师父带回一个小师妹，清冷而莹润，一对璧人。

师兄师姐都等着我因爱生恨，直接爆炸，可我却愣了。

看见两人站在一起，终于让我感觉到了，原来是我不配。

我是一名虐文女主这件事，我是听我师姐说的。

听说我是一名虐文女主，我是听我师姐说的。

师父方才下凡历劫去了，我刚准备跟着下凡，但走到半路被大师姐拦住了。

「阿菁，你的心莫要继续放在师父身上了，师徒间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大师姐朝瑾劝我道。

她说得没错，我确实是看上了我师父。

「除却君身三重雪，天下无人配白衣」

这大概就是形容我师父的，瑞云山上的雪落在我师父的油纸伞上，那一番美景世间难得。

「师姐，你怎么知道？」我不屑地嗤笑一声，「我执意拜入师父门下，为的就是他。」

「你与师父不仅没有结果，你还会因此生恨，搅乱你师父的婚礼，最后坠入诛仙台。」大师姐一边说一边拍了拍我的肩膀，「其实，他在人间会遇到他注定一生的人，那人也会随着他上天宫。」

我没反驳，因为我知道我还真的能干出这种事情。

「师姐，我知道了，但是我还想试一试。」我道。

大师姐自知阻止不了我，摆了摆手放弃了。

我以为她是不打算拦我了，提起裙子就准备走出南天门，没想到后头突然有人对我动手。

临昏迷之前，我听到师姐叹了一口气。

「阿菁，我来就是为了不让你执迷不悟的，既然你不听话，就别怪师姐不讲武德了。」

3

再醒来的时候，我不是躺在自己的房间里，而是躺在瑞云后山的桃林里。

山的这边向阳，葱茏的草木之中还有一条溪水，水声潺潺。

「小师叔，要不你高抬贵手，放我走呗。」我真诚地对着坐在石桌旁的男人道。

他身着耀眼的红色，发髻高挽，长相阳光，盯着我的一双美目亮得惊人。

原是我那骚包的小师叔阮珩。

「阿菁，你师姐说等到十天后再放你走呢。」他一边说一边拿起茶盏，撇了撇茶叶抿了一口。

十天后的？

十天后的师父都能找到新欢了，准能把我忘了。

「再说，我若没有高抬贵手，你现在就是一具尸首了。」

阮珩的话让我的小心肝抖了抖，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话里的真实性。

这个小师叔与师父是截然相反的两股气派，师父疏冷，他猖狂；

师父像夜空中遥不可及的星辰，美好纯净而柔和；他像血色里探出头的曼珠沙华，混合着迷幻而似腥甜的雾气，极其危险。

听说我拜入师父门下时这号人物还在云游天地，但不知怎的，我一来之后，他就经常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

整个瑞云山我最烦的就是他，见到他恨不得躲着走。

「小师叔，朝槿师姐给你什么好处，我出双倍！」我气得一拍桌子，想把他手上的茶盏给丢了。

.....

阮珩目光微沉，不为所动。

「阮珩你到底图什么？」我语气一沉，摠捺住朝他俊脸来一掌的冲动。

听到这话他好像来精神了，眼梢一挑染上点点笑意，「阿菁，你知道的，喜欢你这句话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你不知道我图什么？」

这话里听着挺认真的，但又有几分揶揄调侃。

我一把抓起他的衣领，逼他跟我对视，「可我、不、喜、欢、你这句话，我已经说倦了。」

阮珩不以为意，阳光透过树梢，洒在他脸上，

半面俊朗，半面阴郁。

「那好，我去杀了阮淮，你不是喜欢他那身白衣吗？但我一样，我更喜欢白衣上染点血。」他轻轻拨开我的手，用最温和的语气说着最让人胆战心惊的话。

「你疯了是吧。」我与他对视的时候，竟从他眼底看到一丝恨意。

漫无止境的春风中，我竟然感到一丝凉意从头顶灌入。

4

「朝槿师姐？」我余光突然瞥到山间小路上走来的朝槿，连忙放开了阮珩。

她是那种气质美人，模样算不上顶尖，气质却是一等一的好。

「阿菁，我和你小师叔都不想看到你陷入无劫不复之地，到那时，一切都晚了。」师姐道。

「可我就是不死心，我能怎么办。」我一摊手，就像面前有一座墙，但我就是想撞一下看看。

阮珩袍袖一拂，「不死心是吗？那小师叔今天带你下凡看看，看看你师父到底对谁用情至深。」

「小师叔不可，之前可不是这样商议的！」朝槿师姐一着急，说漏了嘴。

我连忙看向朝槿，他们两个有事情瞒着我呢。

「无碍，朝槿，我最后向你确认一次，真的是她回来了吗？」

「阮珩临走之前，询问朝槿道。」

朝槿很确定地点了点头。

我对他们的对话只觉莫名其妙，其实我总觉得，大师姐知道很多事情，甚至能预知未来。

「不是要下凡去吗？还不走？」阮珩催促我一句。

「哦。」我嘟囔了一句。

我能感觉到他的怒气，回望山间开得灿烂而热闹的海棠，都像绽在他的眼角眉梢，幽深的眸子就像是要卷了我进去。

5

下凡的时候，阮珩就看着我，怎么说都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范围。

我没办法，只能趁他休息的时候翻墙跑路，但没跑出院子就撞到了一堵仙障。

再回头的时候，小师叔就背手伫在廊前，徐徐清风路过他容颜，衣摆被风吹乱了。

「小师叔中午好。」我心虚地朝他招招手。

「这么早，去哪呢？」阮珩配合着我的演出，故作不知地问我。

我支支吾吾了半日没说出来，之后随便指了个地方，「外头的桂花糖挺香的，馋了。」

于是他随意一抬手，掌心出现了我刚刚胡诌的桂花糖。

我一边微笑接过一边心里骂了他不下百遍。

但我怎么能这么容易放弃呢？

地上跑不掉，我还不会走水路？

小院背后有一池塘，直通外头的河水，我只要施个诀从那跑就行了。

而且这回我学聪明了，挑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小院里一片寂静。

我果断跳进池塘里，但没游几米，又被阮珩这丫的逮着了。

我这个小师叔表面看着温温和和的，实际上一点都不好说话。

毕竟阮珩能有什么坏心思呢，他就是一肚子坏水而已。

「阿菁，大晚上的又打算去哪呢？」

这回他的脸色好像没这么好看了，语气也隐隐有些不耐烦了

我指了指池塘，「我打算救鱼呢，他们好像快淹死了。」

阮珩不想听我解释了，这是我今天第六次尝试脱离他的掌控，从早上开始主意就没停过。

这会子阮珩直接把我拎起来，丢回房间去了。

「小师叔我发誓，我下次一定不跑！不对，没有下次，真的。」

「对不起，我对你已经没有任何信任可言。」阮珩无情道。

我：.....

6

我拼老命跑出去的原因还简单，还不是为了我师父。

听闻师父投胎成国公府的世子，皇族算计，家族荣光，制衡世家，桩桩件件都落到他肩上。

昨日下午的时候，我在皇宫门前见到了他，还是一如既往的黑发如墨，容如雪玉，飘逸如仙。

只是他身边已然牵着一个女子，那女子娇娇柔柔的，一袭暖粉色长裙，小手紧紧抓着他的衣襟，羞涩地低下头。

那个姑娘叫念念。

我第一次看到师父用那种充满柔情蜜意的目光看着他人，既是含情脉脉，又让人心痒痒的。

但无奈，他看我的时候，从来都只剩下疏离和淡然。

但我还没来得及再看一次那女子的容貌，阮珩便抬起手挡住了我的视线。

「嫉妒不嫉妒？」阮珩说这话的时候，故意拖长了一点音调，轻嘲的意味更明显。

「不嫉妒，就是有点恨。」我皮笑肉不笑地道。

「恨就对了。」阮珩故作玩笑地道。

我忍不住用手捶了他一拳，他也没躲开，就是找了个附近的小院落脚。

现下已是月上中天，我托腮看着窗外的月，亮晶晶的大玉盘很好看。

都说师父他像天上月，非常人能肖想。

「阮珩，我想喝酒。」我隔空对外头喊道。

师兄们说可以借酒浇愁，其实整个瑞云山都知道我对师父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师父又怎么可能不知道？

半晌之后，阮珩已经立在窗外，撩袍坐下，靠在藤椅上显得惬意无比。

酒没有半滴，花茶倒是有一壶，还有一盘葵瓜子。

我走出抓了把瓜子，靠在另外一张藤椅上。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小师叔给我倒了杯茶，茶烟袅袅，模糊了我的视线。

他肯定指的就是我师父。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觉得他好看吧。」我含糊其辞。

这个答案肯定是糊弄不了阮珩的，他侧头看着我，「阿菁，我也好看，你要不试试喜欢我？」

我别过脸不去看他，埋汰他道：「小师叔，你一天几顿仙气，怎么飘成这样？」

阮珩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天上的月。

「师叔，我突然想起个事，」我一翻身弹起来，凑近他道：「我昨日看到站在师父身边的女子，很眼熟，眉眼间那种感觉，好像在哪见过。」

「哦？」阮珩可能是来了兴致，坐起来直视我。

我思索了半晌，「说不出哪里像，但看到她的时候，熟悉感一瞬间充斥着整个脑门。」

「你是不是记得什么？」他面色骤变，目光沉如水，试探性问道。

「不知道，不记得。」我看着他的眼睛轻轻摇头。

此时他浅浅的鼻息瞬间扑在我脸上，温得很，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柔和的感觉，就像是感情，

太热烈不好，太凉薄伤人。

7

又静静地过了几日，这几日的光景在天宫不足一提，但在人间居然让我感觉过了整年。

我是被鼓声吵醒的，滴滴答答的吵得我心烦意乱。

一跃而上屋顶，我看见了满目的红。

礼乐相和，霓裳锦绣，想来传说中的十里红妆，也不过如此吧。

细细地打量了一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的那人，平日披散的头发此时高束，往常的一身白衣的，今日竟然身穿大红喜服骑着高头白马，却不是朝我这个方向来。

师父即使是穿大红的喜袍，我还是感受不到喜气，他也远不如小师叔来得张扬热烈。

他是去迎喜轿的，我忘记了是哪家的小姐如此好运气，反正不是我。

整个京城沉浸在一片喜气之中，特别是国公府张灯结彩，红绸子就挂在屋檐下。

想到他今晚会从喜嬷嬷的手里接过一杆红绸缎缠住的乌木秤，揭开红艳的盖头，看到身披凤冠霞帔的新娘，然后和她执手合欢过这短暂的人间一生.....

我再也抑制不住，嫉妒掺杂着艳羡浮上心头，我不知道用什么表情去掩饰内心撕裂一样的疼。

手中若隐若现的一个仙诀，实不相瞒，我就是想毁了这一切，让什么大婚仪式都见鬼去吧。

再抬眼，师父迎新娘时唇角的一抹浅笑让我开始犹豫了，我其实是不是该选择成全？

呸，成全说得好，孤独直到老。

「阿菁！」

一声怒喝吓得沉思的我差点把手上的仙诀丢出去。

阮珩匆忙地飞身上屋檐，旋即握住我的手腕呵斥道：「你能不能冷静些？」

「我怎么冷静？」我甩不开阮珩的手，觉得自己真的是疯了，不管不顾地对他喊道。

阮珩目中厉色更甚，一看就是怒到了极点，「你今日能阻止第一次，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我气上头的时候哪能想这么多。

其实他说得也对，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四次，都不会是我。

我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无力。

「他娶的是别人，爱的也是别人，师叔，我就是不死心也不甘心.....」

说到一半我就说不下去了，因为我哽咽了，情绪一上来我就控制不住。

又不能动手将这一切砸了，只能一把抱住阮珩的臂膀。

阮珩身形一僵，带着怒气的面具猛地碎裂，好一会子只好才抬起手象征性地拍了拍我的后背安慰我。

他一看就是不会安慰人的，抱得那么手足无措又那么用力。

「小师叔，我的喜欢是不是就这么一文不值？我是不是很傻？」我哭得差不多了，还不小心打了个嗝，气息不稳地含糊道。

大师姐之前跟我说过了，我要是继续选择挂念师父，最后痛彻心扉做傻事的一定还是我。

如果我每一日都少挂念些，是不是现在就不会彻底崩溃？

「不傻，我之前认识有个人，比你更傻。」

8

今日我见得最多的就是一个喜字，触目可及之处皆是艳红，仿佛是一个鲜明的嘲讽。

晚些时候，我跟阮珩坐在国公府的屋顶上，准确来说，是师父跟那女子的新房顶上。

反正下面是付银子才能看的内容。

「也许我应该谢谢我师父，谢他从来没有给过我希望；对了，还得谢谢朝瑾师姐，让我别陷这么深。」我垂眸叹息，其实说不难受是假的。

其实说放手，还不如说我是放过。

「我有点失望，你谢的居然不是我。」他一摊手无奈道。

我抱了抱小师叔，凑近的时候发现他表情里除了平和还多了一点哀伤，浅浅淡淡的，仿佛被这带着喜气的风一吹，就能彻底弥散在夜空之中。

「阮珩，你有故事。」我别过头，抹了抹鼻子才道，「你是不是挺讨厌我师父的？」

「嗯。」

阮珩应了我一声，像是逃避似的跃下房顶，缓缓走在街道上。

国公府的宾客尽数散去，门前只剩下几个小厮在收拾残局，灯笼明灭，晕开了阮珩的身影，夜中更显柔和。

好奇心促使我跟了上去，他回到小院里，又躺回了前几天晚上喝茶的地方。

问了阮珩许久，他才磨磨蹭蹭地跟我说回当年的事情。

其实又是一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几百年前的仙妖大战，小师叔和师父一同跟着思源上神去抵御妖族。

当时我师父年轻气盛，小瞧了妖族，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冲动上前强杀妖皇。

妖皇当时秉着必死的决心以妖族上万士兵的血祭出血刃，以此血刃给师父致命一击顺带拉着仙将们陪葬，当时阮珩上前助了他一臂之力，两人之力终究微薄，还是无用。

思源上神为了挽回师父这一时的冲动，只能选择以身化屏障，将万千血刃挡在阵法之外，最后消散在三界之外。

「他用一时的冲动换来了之后的威名，也换走了她的性命。」

阮珩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如地狱寒霜，我突觉得头顶的下弦月也如一把寒刀，森森闪着冷意。

其实吧，还是挺难想象孤冷的师父竟然也有年轻气盛的冲动时候。

我突然记起，师父也是几百年前因为杀了妖皇，从此一战封神。

只是没成想，里头还搭上了一位上神的命。

「这就是你之前想杀了我师父的原因？」我追问道，「可你不是一直都那么的.....大度善良的么？」

我一时找不到什么好词形容这个师叔，就随便谄了个。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他头也不抬，手上拎起茶吊子往紫砂壶里注水，「再说，若你经我苦，也未必有我善。」

我沉默了，视线落到了他指节分明的大手上，妥妥的一个稳当。

烫茶杯，沏茶，斟茶，每一步看起来都那么随便，但又稳得滴水不漏。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叫思源的女子？」

阮珩沉默，手上动作微微一滞，我只当他是默认了。

「那阮珩你又说喜欢我。」我继续道。

他还是沉默。

「师叔，你真是个渣男。」我最后无情地道。

这回他不沉默了，只是笑一声，可能是自嘲，也可能是笑我真。

「阿菁，花开花落自有时，情起情灭不由人。」

「你就装深沉吧。」我冷哼一声，拿起那杯茶灌了一口，入口才发现是热水，烫得我直抽气。

这回轮到阮珩嘲笑我了，「说错话了吧，拜托你有点良心吧。」

良心？

笑死，根本没有。

9

相遇这种东西很奇妙，想看见某个人的时候偏偏一次也遇不到，不想看见的时候却又多次出现在眼前。

所以这几天下来，我看了不下十遍师父和那个姑娘泡在糖罐里的柔情蜜意情调生活。

早晨看日出，午后赏花吟诗，晚间相拥共眠，就连互相凝视的眼神都浓得像蜜糖，难舍难分。

我从一开始的嫉妒，再到不甘心，直至最后的麻木无感，也不过是短短几日。

「他们待在一起这么久，就不嫌腻歪吗？」我嘀咕道，就像糖果，太甜了就变得齁了。

「放弃了吗？要不再努努力？」阮珩倚在树上，悠闲地调侃已经没眼看的我。

阮珩现在已经懒得拦我去找师父，因为他笃定我一看到师父就会绕道走。

「不瞒你说，死心了。」

我已经不只是放弃这么简单了，反正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很舒服。

趁着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就和阮珩驾云回天宫去了，师父有命数庇护，再过些时日肯定就能回天宫了。要是被师父发现我偷偷下凡偷懒不修行，那他对我肯定不会像对那位姑娘一样温柔包容。

其实师父很早之前就察觉到了我的心意，但他却无动于衷甚至不肯多看我一眼。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人自作多情罢了。

10

回天宫后的我自闭了几天。

经历这么一遭，我竟出乎意料地没有太惦记尚在凡间的师父。更加奇怪的是，这几日我脑海中频频想起阮珩那副满怀心事的深沉模样。

真是见鬼了。

一段时间不见后山的花，竟然开得更旺了。溪水载着桃花一路流向山里，山里有一泉眼，里头是瑞云山山脉孕养的花露。

我到后山去寻阮珩，只是后山被一只狐狸守着，正面闯不进去。

正在我爬树翻墙的时候，脚一滑直接摔到他面前，他本是站在桃花树下，突然被吓得后退一步看着跌下地的我。

我们四目相对，一双惊愕，一双尴尬。

僵持了半晌，还是由我打破了沉默。我故作无辜地道：「小师叔，我摔得腰疼，屁股也疼。」

阮珩轻嗤一声，「平日不都是在前院蹲着？怎么今天有空往我这来？」

之后他伸出手缓缓将我扶起来，我突然摸到了他手中的薄茧。

小师叔当年也是握长枪的人，但那次大战之后就再也没有拎起过兵器，当年天帝封赏他和师父的时候，他通通都拒掉。

这些年想拜入他们下的小仙君也不少，无一不是冲着他一手好枪法而来。

「你倒是大胆，不晓得后山花露池不得随便靠近？」他等我站稳之后才道。

「是吗？」我假装不知，反问道。

花露池子的佳酿散发迷人的香气，就是不知道这东西会不会醉人。

「你记东西怎么这么慢。」阮珩无奈地摇摇头。

「但我忘东西快呀！」我挑眉道。

「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幽默？」阮珩一叹只觉好笑，面色朗朗，不掩轻嘲之意。

11

正说着，一道金光划过天际，我突然记起原是师父要回天庭了。

按照大师姐的说法，那个叫做念念的姑娘也会在的。

按照目前的情况，整个瑞云山都知道我对师父有意思，大伙等着届时我在师父和念念姑娘面前大发雷霆，要死要活，最后闹得整个瑞云山鸡犬不宁。

其实我觉得我本来确实会这么干的，但现在跟小师叔下凡走了一遭，突然觉得心累了。

瑞云山前院人头攒动，空地处师兄弟们分列两侧，神色恭敬。

我一眼就看见朝槿站在人群前头，跟大师兄不知道在说什么，眉梢笑意都掩盖不住。

在场诸位师兄师姐们看到我的出现，马上就换上了等看戏的激动表情。

「阿菁，我听说师父带了师娘回来，你要不要看看？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一时接受不了师娘。」

二师兄是个看热闹不嫌事大、事越大他越不怕的人，一见我就拉着我兴奋道。

「要不，你直接念我名字得了？」我皮笑肉不笑地道。

二师兄说完之后，几个师姐也凑过来了，「小阿菁，要不我们等下帮你问问师父？」

「是呀，说不定你还是有些希望的。」

.....

她们七嘴八舌地拉着我唠嗑，吵得我太阳穴直直发胀。

「别别别，哥哥姐姐新年好，求求你们别乱搞。」我就差给他们跪了，他们一人一口唾沫，我都能直接在里面游泳了。

更可怕的是，他们提到这点子关于师父的八卦，甚至眼里有光。

害怕。

12

「阿菁，来这边！」大师姐好心地把我从人群里拉出来，带我去前排。

「我站这？」我狐疑道，她还敢把我这个定时炸弹放最前排？

「怎么了？不敢了？」大师兄程焕义摇了摇手上的扇子，一派风流，「对了，我们没看到过师父脸上有除了冷漠之外的第二种表情了，小师妹可以试着挑战一下。」

师父对我们确实只有疏离，但对念念可就不一样。

大师姐瞥了师兄一眼，「程焕义，你是不是有病？不对，你是不是觉得你得了精神病之后整个人又精神了？」

我眼角一抽，朝谨师姐骂起人来总是奇奇怪怪的。

随后她拍了拍我的肩膀，「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嗯嗯，前有冷漠无情师父领着小娇娘，后排八卦师兄吃瓜不嫌事大，简直就是双倍崩溃双倍尴尬的极致体验。

13

云散开了，一条光柱从上至下洒在瑞云山山顶。

隐隐约约的光之中，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一袭纤尘不染的白色身影，尽显飘逸出尘。

师父气质相当儒雅，用一根乌簪便轻松固定起发髻，神情高贵而淡漠。

金光渐淡，我在凡间看到的那个女子果真站在了他后面。

只不过她这次不再身着粉色衣裙，而是随着师父一般的白色道袍，轻纱覆面，整个人也是一副清冷而莹润的气质，与师父气质绝配。

朝槿悄悄看了我一眼，确认我神情平静之后，悄悄地舒了口气。

我第一次见到念念的时候，确实是心有不忿，恨不得把她人都给吞了。

但此时此刻我心底早已惊不起什么波澜，那点子不合规矩的心思早就被埋了，可能再过一段时日就能算是消散了。

有些事情无论他人如何劝说，终究比不上自己看透。

14

师兄弟们想要等来的好戏没有上场，师父的训诫我也一句也没有听进脑子里，我的注意力一直留在了念念身上。

方才金光散去的一瞬间，有一道黑色气息也借着金光瞬间消失。

也许是金光太灿，又或是大伙的注意力全在师父的训诫之上，竟然没有人看出有丁点不对劲。

纤细娇小的凡人念念，不该和妖气拉扯在一起才对.....

「阿菁，作揖！」

朝槿低声提醒了几次走神的我，我连忙随着她和其他师兄弟拜了拜。

之后便是散场了，惯例是师父先离开。

师父对关于这位念念的事情一句不提，离开的时候也轻轻牵起她的手，朝着书房而去。

念念不知为何悄悄转头看向这边，恰好和我的目光撞个满怀。

山风有点大，扬起了师父的袖子，也吹起了她面上的轻纱。

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念念熟悉的五官轮廓，还有她唇角一丝诡异的笑。

15

那抹笑容吓得我抖了抖，明明夏日已经到来，我却打了个寒颤。

朝槿的手在我面前晃了晃，我立马看向她，还留在眼中的警惕吓到了她。

「怎么了？」

「有.....有妖气。」我目送着师父离去的方向，努力地想再看出什么端倪。

朝槿愣了愣，顺着我的目光看去，但除了师父和念念，再无别的不妥。

于是她抬手摸了摸我的额头，「没发烧呀，莫非是难过得傻了？」

我拨开她的手，「方才你没看见吗？一道黑气从她身边窜走，这个念念有问题。」

「若是有问题，师父会看不出？」师姐摸了摸我的头，抱了抱我道：「阿菁，我知道你难过，也知道你不想那个姑娘站在师父身边，这些我都理解。」

你理解个锤子。

「你要是想哭，就哭出来吧，师姐的肩膀借你靠靠。」师姐耐心地道。

「我正常得很，没嫉妒。」我气急败坏道。

「难道是气得胃液倒流把脑子消化掉了？」朝槿嘀咕了一声。

她根本不相信我的话，气得我当场甩袖子走人。

不过后来我冷静了些，至少我想知道那个叫念念的姑娘是什么来历。

于是傍晚时候我又去了大师姐的院子里，只是还没走到里头就能听见大师姐气急败坏的喊叫声。

「程焕义你站着，否则我保证你不一炷香时间，连人带盒不超过五斤！」朝槿师姐怒道。

程焕义是我大师兄，平日里是跟着小师叔混的，有着跟师叔同款的散漫随性。

偏偏大师姐又是那种端庄严肃的人，也不知道是惹了多大的祸才把人气成这样。

我轻轻地敲了敲门，他们两人看着我，都有一瞬间的怔住。

现在的画面是，朝槿师姐一手揪着大师兄的头发，一手拿着剪子。

「阿菁来了，你等下。这货把我家大橘的胡须剪了，等我也把他的头发拔了先。」朝槿师姐跟我说话的功夫，大师兄反手握住她的手腕。

我也没什么优点了，就是眼力见好，走的时候立马帮他们把大橘抱走，门也给锁死了。

这只大橘猫是朝槿师姐的心头好，叫乙醇，大师姐就差把她认成干儿子了。

我问师姐为什么叫乙醇，她说这种东西能醉人。

撸猫好一会之后，大师兄终于推门而出，理了理被扯得凌乱青色道袍。

「师姐，你这是？」我疑惑地道，把她儿子塞回到她怀里。

朝槿师姐耸了耸肩，「有些人就是手贱，欠收拾。」

「乙醇这么乖，搞得我也好想养只灵宠。」我看着大橘猫拼命拿脑袋蹭师姐的手，「可是吧也不知道养什么比较好。」

「我记得师叔那里养了只白狐很有灵性，你可以去看看。」朝槿师姐思索了一下道，「要最后没决定好养什么，可以省事养只乌龟。」

「为什么？」我问。

「龟它虽不能给你养老，但养好了能给你送终。」她一本正经道。

这，我一时想不到有什么可以反驳的。。

16

我在外面等太久，差点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答案。

「你说找我什么事来着？关于师父的还是关于他身边那个女子的？」

「都有，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联合阮珩阻止我。」

我实诚地道，接过她手上递给我的冰水。通过透明的杯子可以清晰地看见里头深紫色的葡萄味冰块，杯壁挂了些水珠子，入口酸甜清凉的，除了有些冻牙齿。

「不过我先问你个问题，你是怎么做到看见师父成亲的时候这么淡定的？按照你的性格，不去砸场子都不对劲的。」师姐支肘托腮，好奇地看着我。

她还说，我的人设到现在有点崩，理论上我应该满心想着去报复那个叫念念的姑娘。

「我主要是，打架打不过阮珩。」我扶额道，「不然我何至于这么憋屈。」

要不是阮珩那家伙阴魂不散，家住海边似的管这么宽。

朝槿师姐笑得好大声，我不明所以，只能皮笑肉不笑地跟着呵呵了一下。

「不过师姐你是怎么知道，我确实是打算去砸场子的？」我问道。

她微微蹙眉，垂眸仿佛在思索些什么。

等到杯子里的葡萄冰块彻底融化的时候，她终于抬起头看我了，「偶然之下知道的，要是因此改了你的命运，这也不错。或许你应该感谢一下小师叔。」

不过她好像想起了什么，连忙先站起身来朝门外看了几眼，确认无人经过之后关上了房门。

「阿菁，这事我只能悄悄告诉你，我其实不属于这个天宫。」朝槿在我耳边低声道。

我微微眯眼看清楚大师姐心虚的样子，她认真的神情看起来不像是开玩笑。

「师姐你不属于天宫，难道是妖？」我一拍手，恍然大悟道。

朝槿扶额，「不是，算了算了，你就当我没听过这句话吧。」

「那还有谁知道？」我追问下去。

她眼珠子转了转，「我之前跟程焕义提过一句，不知道这货当真没。他也是挺烦的，一天天就在我眼前瞎晃悠。」

「也许是大师兄对师姐毫无抵抗力呢。」我笑了笑道。

朝槿冷笑一声，「没抵抗力就去多锻炼，来我这讨打算什么本事？」

17

今日念念唇角那个诡异的笑容真让我耿耿于怀，望着沉下来的天色，我幽幽叹了口气，一脚踢飞了山道上的小石子。

然后好死不死地砸在了今天提到的那只狐狸身上。

要不是阮珩在屋子里，它肯定先扑上来揍我。

他在弹琴，我脚步声尽量放轻，里头的人埋首专注在琴上，右手轻抬，飘逸的袖摆扬起。指尖轻拢慢捻着琴弦。

琴声好似让人看见了诗文里真正令人遐想万千的绝世佳人，秉倾城之姿，无与伦比。

末尾曲终，阮珩收手拨动琴弦，尾音一颤，余音绕梁。我总觉得其中有诉不尽的相思意，但这份相思并无归属，只能随着一点点春风消散空中，最后了无痕迹。

「何故叹息？」阮珩拍了拍我的头顶，顺便拿走停留在那的花瓣。

「师叔，我真的没看错，那个叫念念的，有问题。」我又叹了一口气。

他不知从哪变出一个杯子，里面装有花露，不顾狐狸要杀人一般的眼神递给我。

「我知道拦不了你，但行事谨慎些。」

谨慎些.....阮珩也觉得那个念念可能有威胁？

「若是搞砸了怎么办？」

「那就搞砸了。」阮珩放缓了口吻，抬手替我将一缕碎发拂至而后。

正当我准备感动一下的时候，他又继续道：「本来对你也没什么期待，所以不要有压力。」

原来是我错看小师叔了。

18

但我一人去显然目的性太明显了，所以朝槿师姐大半夜地被我拉起来，借口我都找好了，就当是大师姐出面问候一声新来的访客。

她被我烦得没辙，之后配合我一下。

「念念姑娘，这么晚还叨扰，实在抱歉。」朝槿帮我拎着食盒走近她的院子。

念念此时面上轻纱已经取下，面容姣好，温婉而不带刺。

「无妨，上了天宫反而无人与我聊天，正觉无聊得很。」她轻抬皓腕，邀我和朝槿坐下。

朝槿为人比较谨慎，一进门便环顾了四周，确认无什么不妥后才撩袍坐下。

我看着她端起火上水壶的麻绳吊子将沸水倒入紫砂壶，泡开了一杯茉莉花茶递到我和朝槿面前，动作极其优雅。

不一会，清香扑鼻，茶烟氤氲。

师父喜欢这种冷清的美人，原是我气质不配。

「不过我这人，还是比较爱清静，选了这么个偏僻的地住下，难怪无人寻我。」她娇笑一声。

我象征性地笑了笑，捧着茶杯却不敢喝，只是看着茶杯上面的花样。

这一刻我只希望是之前的我看错了，面前这位不是什么妖魔鬼怪，只是月下佳人。

「对了，我给你带了些糕点，你试试？」我把食盒递给她。

她捻起一块正准备入口，但突地秀眉一皱，仿佛发现什么不妥，惊悸地把糕点往地上一丢。

糕点摔成两瓣，内芯里金光微闪。

我与朝瑾交换了一个眼神，她唇角微微上扬。

「你们这是何意？试探？」念念面上有瞬间的不可置信，冷声质问我。

我佯装疑惑，上前拿起食盒里的一块糕点掰开，「里面只是融了些修炼的丹药而已，于人无害，姑娘何故这样说？你是师父心上人，我还能害你么？」

这话并无不妥，我真的只是放了写修炼的丹药，只是这丹药对妖来说，有反噬修为的效果。

修为不足，容易现出真身。

若非是妖，断不会如此敏感。

她脸色有瞬间的凝重，看着我和朝瑾淡定的样子，才渐渐放下了一点防备。

「许是我多想了。」她慢慢地恢复了波澜不惊的模样，推开那盘糕点后拿起茶盏抿了一口，「也许是第一日来此，身体不太舒坦，你的这番好意我怕是要拒了。」

我自顾自地点了点头，朝瑾便客套地和她寒暄了几句，问了些住得习不习惯之类无关痛痒的问题，念念明显是口不对心，一

番打探下来毫无结果，索然无味。

整个聊天过程，她不论怎么样都不再碰这个糕点，我也只好拿起食盒走了。

临出门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坐得端庄的美人，勾起唇角道：

「哦对了，念念姑娘你喝的茶，也有此丹药。」

念念持杯盏的手一颤。

「你不知道，师姐喝茶喜欢这个味道，我就随便给你斟了点。」我随口把锅甩到朝槿头上。

反正方才趁着朝槿跟她客套的时候，我一甩袖子添茶，就是这样算计了她。

朝槿捏了我手臂一把，但面上还是很配合地点了点头。

念念听到这话，淡定的面具骤然碎裂，惊呼一声把茶水洒地上了，留下一室茶香。

「莫非，姑娘你不是……」我点到即止，故作无辜地说道。

茶水微微露了金光，也量太少，也就是转瞬的时间。

今夜无风，她的住处却又偏僻，此时针落可闻。

她清亮的眸子顿时一暗，就如被人拆穿了心事，但她也不恼，半晌后只是手心处燃起了一道深紫色的火光。

火光照亮了她的脸，紫瞳闪过一丝狠厉而兴奋的笑意，看得人背脊一凉。

「被你发现了，可我明明藏得很好呢。」

19

「我去。」朝槿脱口而出。

我顿时站起后退了一步，警惕地看着她。

「如果我没猜错，你尽早随我师父上天宫的时候，被缭绕的仙气所伤，所以才不得已漏了点气息吧。」我尽量语气平稳地道。

其实念念她还是淡定的，你看她手里的火光幻化成多个团状，飞得到处都是。

火团将我和朝槿团团围住，她十指相对，两手掌心成中空形状放于胸前，似在控制火光。

「你说对了，但是你要想出去的话，先试试能不能过这个捆仙障？」她温温和和地道，说完还妩媚地朝我一笑

若不是四周燃着的紫色火光，我都快要以为她只是朝我撒个娇。

「阿菁，早知道我就多吃点了。」朝槿对我叹息道。

「啊？」我迷惑了，望着朝槿。

朝槿噗嗤一声笑出来，「今晚过后，说不定我们连人带盒就没几斤了。」

我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

念念没理会我和朝槿，而是口中念念有词，紫色的火团便慢慢地向我处收拢，我不敢确定要是我碰到这些团，会不会重新投胎。

「都说反派死于话多，这反派咋不说话的？」朝槿又插了一句。

我利索地掏出短刃，全神贯注地留意着明灭的火光。

朝槿动作比较利索，几枚飞刀就往念念的方向飞去，打断了念念的节奏。

「闪！」她回头对我道。

还没等我真正施展开拳脚，一道水咒忽然精准地朝着空中飘散的火团击去。但火团又岂是那么容易被浇灭的，念念好看的柳眉凝起，口中念咒更快，火光更甚。

只是水来得更加霸道，直接形成球包裹住火团，将火团束缚住。

「谁？！」念念一声怒喝。

无人回应。

她不跟那虚浮的人继续纠缠，飞身朝我而来。

我看到她洁白的袖子下黑长指甲且青筋暴起的手，白衣魔爪尤其可怕，实在不敢想象要是这黑色指甲嵌入我的脖子里会怎么样。

我掐了个诀朝她扔去，她为了躲我的法术不得不侧身避让，只是手一直朝我脖子方向来，我觉得她应该是气狠了想掐死我。

就是这么一个侧身避让的功夫，她就被一道白色的身影狠狠撞开，撞到了门上！

空气中充斥着被火蒸发的水蒸气味道，水雾氤氲之中，我看到了某只讨人烦的狐狸。

20

「傻狐狸？」我脱口而出，「你跟着我干嘛？」

那半人高大的狐狸回头狠狠瞪了我一眼，抬起爪子摀住了想起身反抗的念念。

朝槿连忙朝我这个方向靠近，看到狐狸时候眼底有瞬间的惊愕。

「要不是那谁说的，我才懒得来，后山吹风不比在这打架强？」狐狸冷哼一声。

「它会说话？！」朝槿不可思议道。

狐狸无语地瞪了她一眼，就差说出愚蠢两个字。

「不是，我家大橘怎么就不会呢？！」

「那种生物，又岂能与吾相提并论！」狐狸龇牙咧嘴，恶狠狠地道。

朝槿戳了戳它的大脑门，「你再说一句我儿子试试？！」

我：.....

难道我们不应该先考虑考虑念念姑娘的感受么？

不好！

我余光瞥到了前院有人靠近，脚步声匆匆忙忙的，明显就是朝这个方向而来，而且屋内的一切已经被来人尽收眼底。

这个点来这偏僻地方的，除了我师父，还能有谁？

狐狸收了爪子，摇着毛茸茸的尾巴优雅地走到我身旁，趴在我脚边，一副无辜模样。

「念念！」师父进门，眼神都没留给我一个，径直向倒在门边的念念去。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师父眼底除淡漠之外的另一种神情，又气又急。

倚靠在门边的念念被师父缓缓扶起，无力地靠在师父怀里，抓着我师父袖子的手还是那么嫩白娇软。

「朝槿，你怎么也跟着胡闹？还站在此作甚，都出去跪着！」
师父回头怒喝，脸色阴沉。

我正想说点什么，却被朝槿拉了拉袖子，她轻轻摇头示意我闭嘴。

既然朝槿先退出去了，我便只能跟着。

看了身边的狐狸一眼，狐狸也看了我一眼，它眼中分明是嘲笑我。

要不是师父在，我现在肯定敲爆它这颗不羁的脑袋。

月色正好，我朝着房间方向双膝跪下，青石板路有些凉，寒气从膝盖往脑门上钻。

21

入夜，晚春乍暖还寒，我又打了个喷嚏。

朝槿倒是坚持得住，依旧腰板挺直，面上没什么表情。

「师姐，你为什么不说刚刚的事？」我终于忍不住，一会之后便低声问道。

朝槿无奈地摇摇头，表示说什么都无用。

「受伤的是她，理亏的是我们，师父本就火大，你还上去浇油，不是引火烧身吗？」

「那我们现在不也是吗？」我道。

我知道朝槿做事很稳重，事事都比我谨慎些，但也用不着这么憋屈吧。

真是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

但她还是长长叹了口气，嘟囔了一句：「阿菁，你的体质就是无论你说什么，男主.....不对，你师父便不相信什么。这个设定是虐文永远的神。」

啥玩意？我有点听不懂，虽然我听不懂大师姐讲话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那师父怎么样才会信我？」我愣了愣，继续追问。

「等你死了。」朝槿师姐很认真地托腮想了想之后才道。

.....？！

「等你死了，他会后悔，会认清事实，然后替你报仇的。」她补充了一句，面上尽是嘲讽之意，「可惜迟来的情意比草都贱，你还是不要指望了。」

我想笑笑，发现笑不出。

半个时辰过去了，没动静。

我觉得我看天上的星星都出幻影了，月亮时不时会摇摇晃晃分身成两个，不知道是它裂开了还是我裂开了。

又半个时辰过去了，屋内的门打开，师父一袭白衣在夜色中极其出尘。

「阿菁，」朝槿连忙提醒我，「别低头，脖子会掉哈。」

我应声抬头，曾几何时，我就是喜欢这么个出尘的身影。

他的脸色没有好看几分，反而见到我和朝槿的时候更黑了。

「朝槿，你来说，今晚此事是何故？」师父指着师姐，声音凉得要渗出寒意。

朝槿不卑不亢，将方才发生的事情一一陈述，还强调了念念并非他所看到的那样良善。

其实朝槿越说下去，师父的脸色就越沉，直至最后面上覆了一层阴霾。

「你说她不怀好意？」师父一拂袖子，语调一提道：「荒唐！她只是个凡人，如何能将你们俩围困住？再说，她与你无冤无仇，你们又何故招惹她？」

凡人。

我听着这个词就很想笑，师父您摸摸良心再说话好么。

「师父，我们并非有意要伤人……」朝槿的态度比我想想象中要强硬。

「可你们还是出手了！」师父打断了朝槿的话，语调一提，额角青筋暴起。

朝槿可能血压都要上来了，垂头压抑着什么，脸色白得吓人，拳头紧紧攥着。

直觉告诉我，想杀一个人的眼神是压抑不住的。

「师父，你不问问我们动手是为何吗？」我可能是糊涂了，转头对他道。

「那好，你说是为何？」他大概是被我气笑了，慢慢踱步到我面前。

「我没错，她想杀我，我为何要跟站桩似的任由她动手？」我抬头看着他，他眼底的冷意我熟悉，但是此时此刻我还是觉得这个师父有些陌生。

他为什么就是不相信，甚至不愿意辨是非？

难道就真的像朝槿说的那样，只要是我说的，就都会被当做谎言？

23

师父不再继续说，越过我俩就准备离去。

看他的意思，还真的算让我和朝槿在念念的房间前忏悔一晚上？

傻子才理会他，这是我跟朝槿同时达成的共识。

「我高估人了，早知道上去干一架还没那么憋屈。」她无力地道，「都差点家门失火了，还跟闹着玩似的。」

我本想趁师父走远了拔腿就跑，但他还没走两步就被拦住了，我听到背后师父再度出声：「阮珩，你怎么来这？」

「当然是来看看师兄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场面，这该是多么的稀罕。」阮珩半调侃地道，「再说，思源临走的时候交代，若是师兄再有什么冲动之事，得拦着。」

「那我徒弟的事，你也要来管？」师父淡淡地扫了他一眼才道。

「我管的，又何止是你徒弟的事？」

这么几句话间，阮珩不知何时已经换了副神情。

只见他就这样和师父对峙，眉目间疏冷之意有过之而无不及，昂然挺立，姿态极高。

我仿佛能看到传闻中一手好红缨好枪法的阮珩，到底是何种模样。

但他对师父是有股恨在心头，我总是有点担心。

「阮珩，你什么意思？」师父眉间褶皱堆叠起，质问道。

「方才山南空中一道黑雾稠似浓墨，飞闪而过之时甚至能盖半轮月。你是看不见还是不想看见？」阮珩语气凌厉。

不够淡定，不够凌厉，不够一针见血，这就是我跟小师叔之间的差距。

师父脸色一变，面对阮珩极其蛮横却有道理的话忘了如何去反驳。

方才阮珩说的黑雾，莫不是念念施法时不小心露了的气息？

念念姑娘还是大意了。

「你又如何确定念念与此事有关？」师父反问阮珩。

阮珩不疾不徐地抬手指了指念念所在的屋子，「师兄，有关无关，一试便知。」

如果是阮珩，试肯定是能试出来的，但师父就未必了，而且他老人家还真未必敢试。

念念有什么办法能瞒过师父这么久？

可能是随着师父活过人间一世，故而.....

「此事我会处理，你不必操心。」这明显是回避的态度。

师父最后带着一丝迟疑离去。

无论如何，今夜终究是在他心底留了隔阂。

24

朝槿极好的教养，此时也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

「师姐，骂人带人家全家会不会不太好。」我悄悄道。

她看了我一眼，「骂人不骂妈，仿佛弹棉花。」

最后她被匆匆忙忙赶来的大师兄扶着回去的，两人一边骂骂咧咧一边走，好笑得很。

「小师叔，我膝盖疼。」我坐在原地，抬头朝他道。

阮珩走近，换了副表情掩了不经意间流露的戾气，可能是怕吓到我。

但事实上我已经被他吓到了，方才他眼底那一片阴郁，仿佛能遮了我头顶的月。

「果然搞砸了。」阮珩一上来就埋汰我，「算了，本来也没什么希望」

他背后那只狐狸摇了摇尾巴，那副表情就差跟我说：还不快感谢爷？

阮珩，人没到，事考虑得还算周全。

「要不好人做到底，借你的狐狸背我回去算了。」我眼前一亮，看着狐狸道。

那只狐狸顿时抖了抖，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写着抗拒。

「你还真出息。」

阮珩抱起我，我觉得我的脸色只能用一个成语来形容，那就是姹紫嫣红。手有点不知所措，我只能放在他肩膀上。

他就这么……直愣愣地抱了我，此时我就静伏在他肩膀上，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师叔，要是我回头再去试一次念念，会怎么样？」我还是惦记着这事，问道。

「会变矮。」

我狐疑地看着他，他一步步走在山路上，总是留了一分心神在我脸上。

「我会把你腿给打断。」阮珩道，虽然话有点狠，但眼里融融笑意掩盖不住。

我别过头，发现躲无可躲，他无论如何余光都能看到我面上任何一点变化，

「这不是我的院子。」

我挣扎着想下地板自己走，阮珩这个方向分明就是后山去。

「你就不怕有人半夜过来报复你？」阮珩给了我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突然又想起了今日朝槿师姐说的话，会不会等我死了，师父才会发现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

「因何不快？」回到房间，阮珩拉了软椅到我榻边，带着丝探究。

我揉了揉眉心，躺倒在一旁才道：「可能真的像朝槿师姐说的，累觉不爱吧。」

「有这觉悟，还不错。」他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还这么开心。

说完之后，他起身支起半扇木窗，挑灭了灯，整个房间陷入一片黑暗。

我就是这样睡了一晚上，伴着外头不消停的雨声，阴沉沉的特别惬意。

可能是半夜雨水打落了桃花，那股香气淡淡的，让我在梦里都能闻到。

随着那股桃花香，我梦到了我就站在小师叔后山的那片桃林，走得很慢，因为步伐太沉重。

恍惚间，我看到有一个女子在我面前经过，脚步匆匆，因为走得太急，头上的粉色步摇掉在了我面前，我捡起来打量了一下，原是一支花簪。花瓣呈水滴状，木质簪身却没有繁杂的花纹，花蕊在和煦的阳光下泛起细碎的金色涟漪，尤为好看。

我的目光追随着她的脚步，她闯入了后山这片桃林，恰巧与桃林深处阮珩撞个满怀，阮珩也是这样替她拂开额前被风吹调皮的碎发。

他们周身的桃花由浅至深的开着，开得那样灿烂、热闹。

我有点踌躇，看了看手上的发簪，不知该不该上前打扰他们。但好奇心还是促使我走上前去，我眯了眯眼努力地想看清她的长相，他们两人果不其然被我惊扰到了。

小师叔的眉眼我是熟悉的，但那女子一转头，我竟看到了与念念几分相似的轮廓！

25

我被吓醒了，惊得满头都是冷汗。

一看窗外的天，雨还没停，天也还没亮，淅淅沥沥的落在屋檐上。

于是我点了灯，裹着衣袍抱膝坐在床上，回忆了一下方才梦里看到的人。

准确的说，她不是长得像念念，而是念念长得像她，从眉眼、轮廓、再到身形。

至少外形是像的，但气质不一，念念随了师父的清冷莹润，娇娇柔柔。而她方才的回眸，勾人的桃花眼，六分飒爽，三分清艳，还有一分摄人心魄。

我在她的眼底看到了我自己模糊的影子，一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浮上心头，我不禁怀疑，那到底是我的梦，还是我的经历？

天蒙蒙亮，一阵凉风从窗内灌入，吹灭了灯，我撑了伞走出门。

对面阮珩的屋子也很安静，我没有看到那只狐狸，可能是出去了？

但我想了想，还是折回去想看看。正要敲门，我才发现这扇门透着缝，压根就没落锁。抬手轻轻一推，便听见木门叽呀一声响了，我有些忐忑地走进去，却发现那人就半倚在榻上闭眼休息，我就算走得那样近，他也没有睁眼。

只有等他闭眼的时候，我才敢放肆地将目光流连在阮珩身上。平日的他有些耀眼，难以直面。也许是疲惫，他很安静地倚着，少了几分张扬，却多了一点疏冷和平静。

看够了我就准备移开眼，忽见一支发簪躺在他案上，粉色的，花簪。

我心头猛地一惊，想也没想地伸手去拿，手只差半寸就能够到，但凭空一只手掌钳住了我的手腕，我的手再也难动弹。

「醒了不睁眼，耍我算什么本事？」我先告状，不满地道。

阮珩没说话，但是放开了我的手，任由我伸手拿起了那根发簪。

「我见过这支发簪，所以好奇。」我细细打量着，顺带解释了一句。

他顿时抬眼看着我，我的身影挡住了门外透进的光，他的面容就这样陷在阴影之中，只一双沉了的眸子就像要看进我的心底，这样咄咄逼人下来，我心虚得很。

「哪里见过？」他语调一提，还夹杂了一点点的不可置信。

「梦里，」我看着他眼底一点点染上别样的光，有些莫名其妙，「实不相瞒，我也梦到你了，但是你和别人在一处。」

阮珩好像忽略了我后半句，我不明白为什么梦里这么荒唐的答案都能让他有些欣喜。

他站起身，将发簪在我发间比了比，然后挑了个合适的地方插入。

「甚好。」

「阮珩，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惊讶地后退了半步，「我长得可一点都不像念念。」

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就没半点相似的地方。

「这与她有何干系？」阮珩动作一顿，疑惑。

「我梦到与你在一处的人，长得有几分像她。」我掩下内心一点点复杂的情绪，尽量装作毫无波澜地回答他。

「只是一副皮囊而已。」他本是一愣，随后笑叹道。

我拿下发簪塞给阮珩，「别人的东西，我不想要。」

「阿菁，这是你掉下的。」阮珩轻柔地带起我的手，将那根还温热的木簪塞给我。

看着手上的木簪，我再抬头看阮珩根本没打算跟我玩笑的神情。

这个男人真的太蛊了，他要用这种眼神看我，即便前面是悬崖我也会忍不住跳下去吧。

「别逗我了，我还能不认得我自己的东西？」我想推脱，但他拍了拍我的手背安抚我。

「你连你自己都不认得，忘记这个又有什么稀奇的。」他温言道。

稀奇，当然稀奇，从我开始见到念念以来，哪哪都是不对劲。

「你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我连忙道。

「你是她，她也是你，不是别的什么人。」阮珩一字一句道，我头一回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眼底的热切，那样明晃晃，那样分毫不加遮掩。

仿佛有某种不可言宣的情感，在已掩埋许久的角落疯狂滋长。

拿着发簪走出门，我恍恍惚惚的，其实我有种直觉：朝槿能给我一个答案。因为一开始拦住我，让我不要靠近师父的就是她。

她对我的到来一点也不稀奇，还热情地招呼我试试她新采的蜂蜜。

蜂蜜水里面加了柠檬和冰块，还有薄荷，入口酸甜清爽。

「师姐，你知道思源吗？」我满脑子都是这个名字，于是径直问道。

她给我添蜂蜜水的动作一顿，面上尽是讶然。

这股子惊讶让我更加笃定我的猜想，朝槿看来不简单的。

「知道，清楚，很清楚。」朝槿点了点头，笑道，「你为什么这样问？」

「我昨天梦到了一个人，她长得很像念念。」我道。

「错了，是念念长得像思源。」朝槿道，「只是长得像，你师父之前喜欢的是她的人。现在人没了，只能喜欢脸了。」

啊这.....我有点发蒙。

渣男原是我师父？

「你要是还想知道什么就问吧。」朝槿说完站起身，看了看门外，然后把门关严实了。

对于朝槿的谨慎我一点也不奇怪，关好之后她就重新坐在我跟前，抓了把核桃自顾自剥起来。

「那我呢？阮珩说她是我、我是她，那她是谁？」

「思源呀。」

我晕了。

朝槿丢了块核桃给我，「来六个核桃补补脑吧。」

我默默拿起一个核桃，却见窗外闪过一道白影。

「傻狐狸，」我对着门外不经意出现的大尾巴喊了一声，「站那干嘛？」

「额，我在想被门夹过的核桃能不能补脑。」狐狸跳进来，看着地板上的核桃。

「这不正巧补补你被门夹过的脑子？」我笑它，但是那只狐狸脾气大，恼羞成怒下一爪子把我的核桃拍碎了。

正好，反正刚刚砸地上也砸不开，现在正好借这个爪子拍核桃吃。

「思源不是救我师父的时候死了么？」我理了理思绪才重新问道：「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了？」

我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但朝槿还是不慌不忙，递了个核桃给我才慢慢道：「作为虐文高烧级爱好者，你撞到我真算是走运。不过你也算开窍，不枉我一开始提点你。」

对于这个提点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一言不合就动粗。

她换了个姿势继续道：「思源一开始是殉世，这一点无可否认，不过真这样简单便没有你的事了。阮珩临离开魔界之前用魂灯保下了她一丝魂，但是一丝显然是支撑不了躯壳的，只能依托瑞云山上花草灵气一直散养着。此处灵气足，魂养全了自然就能成肉体。」

狐狸听到阮珩的名字，顿时爬上桌子来蹭了蹭我的手，好奇地竖起耳朵。

「阿菁，他虽神通广大，但百年来只知道那一缕魂在山上，无法感知是何种状态。而我到这来的第一眼就认出你是思源了，你容貌变了，魂却没变。」

朝槿说到这的时候，眼底有一丝小骄傲。

「原来如此，我就说主人这么喜欢思源，不可能这么快就移情别恋。」狐狸嘀咕了一句，又帮我拍碎了一颗核桃。

「还是有点不对劲，他也喜欢思源，那他为什么开始看到念念就无动于衷？」我疑惑了。

「他看起来就比较机智。」朝槿揉了揉我的头，把我额前发丝全部揉乱了。

.....

要不是我认识朝槿许久，我几乎以为她是白骨精说人话，妖言惑众。

27

「你知道若我不在，你后面的路会如何？」朝槿低声道。

我摇摇头，这种东西怎么可能预料得到。

「你之后会因爱生恨在师父的婚礼上闹得不可开交，然后被这个长了和你相似的念念推下诛仙台。」她顿了顿，「最后师父就会发现你才是思源的化身，懊悔不已，含恨而终。」

朝槿的脸背着光，在昏暗中伸出了一只冰凉的手握住了我肩膀，唇角那一丝寒冷笑容吓得我浑身起了疙瘩，不自觉打了个寒颤。

果然是，高烧级别虐文爱好者。

「含恨而终？迟来的情意比草贱。」狐狸不屑地道，说出了我的心声。

我沉默了许久，震惊二字已经表达不了我的情绪，此刻我仿佛能感受到自己双眸顿时放大而后缩小的慌乱感，握着的发簪早已染了手心的汗水。

发簪的流苏晃了晃，折射的光闪到了我眼睛。

怎么想我都觉得我活在戏里，念念长得像前世的思源，所以师父喜欢她。而我，就是本来的思源，只是换了副皮囊，话本都不敢这么写。

「不信是吧，是不是觉得震撼一整年了。」朝槿看着双目无神的我问道。

「我不记得，没有这个记忆，你让我怎么相信？」我苦笑道，抹了抹自己手心的汗。

她一摊手耸了耸肩表示没办法，「我看书时候没看到你恢复记忆的情节就结局了，对不起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我把头埋在那只狐狸肚皮上，它本来想挣扎一下，但最后还是拧不过我，只能安安静静趴着。

「其实也难怪你师父认不出你，思源姐姐不在魔界战场上的时候，可比你温柔多了。」狐狸转头默默地对我道。

于是我狠狠拍了他一下，它还是敢怒不敢动。

「没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吃一顿！」朝槿对我道，把颓废的我从床上拉下来，然后摁在桌子面前。

我看着热腾腾的汤锅，辣椒在里面翻滚，然后下面烧着火。

一只大橘盘在她脚下，一直哼哼唧唧地讨吃的。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所以阅文无数的师姐告诉你，千万别对这种男人动心，不值当。」她夹了一块肉放在我碗里，语重

心长道。

「这种是哪种？」我愣了愣才问道。

「就是没点眼力见的，垮起个批脸但真真假假都分不清的，看到那个脸就当是本人。」她义愤填膺道，「我看不惯这种套路很久了，这种就是典型的男主配狗、专业对口。小师叔这种用心眼看人的才比较正常，不会换了个壳就翻脸。」

「这和阮珩又有什么关系？」我嘀咕道。

朝槿拍了一下我的后背，「关系可大了，没他救你也不会有今天，还守了你这么久，妥妥的好男二呀。」

我眼角一抽，反正不敢出声，听她絮絮叨叨地跟我唠嗑了半日，她心里是舒畅了，我心里却是更堵了。

28

我从朝槿那出来走回院子前的时候，天黑了，夜色有点浓。

「念念姑娘？」我眯了眯眼，努力看清站在我房间门前的那道白衣身影。

确实是念念没错，她带着白色斗笠几乎遮住了整张脸，只是这片白衣在一片浓重夜色中显得身影尤为清亮。

「嗯。」她轻声应了我一下。

等我走近，她取下斗笠看着我，面无表情。

她这张脸看得我真是十分难受，昨晚才在梦里看到，现在又在我面前晃悠。

如果我能记得什么的话，我真想问问我自己：思源，你看到这张跟你很像的脸站在面前，站在他身边，会不会觉得有点悲哀？

「你不会在这里杀人灭口吧？」我防备地道，「你来这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没那么蠢，」念念轻嘲一声，「我确实来这有想做的事情，但我本意不想杀你。你不要掺和其中，不然我不介意连你一起送走。」

「你知道我在人间的时候恨得想杀了你吗？」我打断她的话。

念念脸色一僵，大概没想到我这么早就盯上她了。

「晚了，明天你会收到惊喜的。」她缓了缓，转身离开。

惊喜，明明是惊吓。

明明是意料之外，但我居然一点也不惊讶。

师父要大婚，宴请仙界宾客，婚期有点匆忙，定在下月初。

这个消息来得突然，我在逗那只狐狸的时候，朝槿急急忙忙赶来对我说。

她之前聊天的时候也跟我提过，我命中还有一劫，就是师父的婚礼。

「确有此事？」我抱着那只半人高的狐狸，「他老人家不是在凡间成亲过一次了吗？这般补婚礼为的什么？」

朝槿说我不懂，「那叫仪式感，仪式感！」

「她给师父灌了多少迷魂汤药？」我嘀咕道。

昨晚她莫名其妙来我院子前，就是给我炫这么一通？

朝槿摇摇头，「陷入爱情的男人就是可怕。」

她走了之后，另外一个陷入爱情的男人来了：程焕义大师兄鬼鬼祟祟地摸进来，生怕被朝槿看到似的。

「师妹，我要是想抽个时间表白，你看我要怎么做比较合适？」他凑到我跟前问。

「你请师姐喝酒就行。」我摆了摆手。

「为什么？」

程焕义抱着剑的手抖了抖，差点没把剑砸我脑袋上。

「她要是对你有意思，那就会装醉给你表白机会；要是她一直不醉，你就自己体会。」我一摊手道。

一直不醉，可能就纯粹把大师兄当兄弟了。

大师兄思索了几分，觉得还是不对，「我为什么不能把她灌醉？」

我递了一颗核桃给他，「别跟她硬拼，指不定最后喝到吐的是你。不对.....肯定是你先倒下。」

上回吃火锅的时候师姐怒饮三坛好酒，最后还站起来送我出门，跟我说下次再来。

从那个时候我才真正发现，这个女人不好惹。

他思索了许久，可能是心里有点盘算了，没拿过我给的核桃就走了。

师父要成亲，忙起来的自然也是我们弟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在准备婚事，总之不能让瑞云山在众仙君面前丢人。我偷懒的时候，大师姐就睁只眼闭只眼，任由我躲着划水。

半日之后，朝槿又喊人叫我去后山一趟。

后山是阮珩的地盘，对我来说简直是熟门熟路。

刚刚踏上青石板路，突然就被人一把抓住手腕往后一拉，我顿时摔进某人怀里。

「没长眼睛？」阮珩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故意压低了声音。

与他处在一块的时候，他身上总有花香，一点点绕进我的鼻尖，惹得人心如鹿撞。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看到的是程焕义和朝槿两人，离得太远听不清说了什么。

程焕义脸红得跟柿子一样，师姐的表情则是有点迷惑。

一会子之后，程焕义鼓起勇气一把抱住了朝槿，下巴放在她的肩膀上

我抬头看了看阮珩，他居然看得正起劲，还示意我别出声。

「阮珩，我们这样不好吧。」我叹气低声道。

「你现在走出去更不好吧。」阮珩回答我。

好像也是。

等到日上中天，小师叔轻咳了几声，装作刚刚到的模样大摇大摆走出去。

我还愣在原地，阮珩面上表情一滞，转过身拉住我的手一块走出石块后。

这回轮到朝槿脸红了。

「刚到，真的。」我道。

说完之后，朝槿脸更红，红得跟能滴血似的。

缓了半晌，她终于找了最近的一个亭子坐下，说出了此次的目的。

「你白日这么辛苦筹备婚礼，竟然就是为了砸了它？」

师姐点头，摊开一张纸，竟然是瑞云山山顶的平面示意图。

29

筹谋了半日，其实归根结底也就一句话，逼念念现出真身就完事了。

「她用了化仪散，这种药散确实稀罕且厉害，如果不是我去过妖界，恐怕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存在。」狐狸跳上来，趴在桌子上面道。

「什么东西？」朝槿微微皱眉。

「用妖皇内丹炼的，能掩盖一切妖气息，使容貌幻化成所需模样。也就是切切实实将自己化成另外一人。」狐狸补充道。

妖皇，当年被杀了之后妖丹便不知所踪，没成想化成了药物在念念体内。

「那应该怎么做？」程焕义问道。

「除了让她自己现出来，我们没有别的方法，除非杀了她。」阮珩摇摇头。

「不可！」朝槿一拍桌子，「杀了她不就便宜了师父？」

哈？我没搞懂朝槿跳跃的逻辑。

「鲁迅说过，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必须让他看清念念的模样，不然以后念念都会活在他心里，活人是斗不过死人的。」朝槿说着，还眼神疯狂示意我。

鲁迅.....？算了不重要。

等程焕义和朝槿走了之后，我默默跟着离开。

他看到我跟着他进房间有点惊讶，我走得入神没看路，踉跄了一下扑到他怀里，扶着他的手。

于是干脆没起来，就一直挂着。

「阮珩，我可能还是记不得你，我真的想不起来。」我埋头道。

「那就慢慢来。」他摸了摸我的头顶，。

其实吧阿菁，思源，好像都是我，又好像都不是我。

一下子都来得突然，我已经搞不清楚我到底有没有辜负谁。

我站直上前抱了抱阮珩，鼻头发酸。

这个安静的下午，阮珩跟我说了当时魔界战场是如何寸草不生，荒无人烟；又说起第一次相见时候是在东边苍莽山脚，当时我.....思源与他就在山脚住下，她这么爱热闹的性格，住下就是为了看来年初春莺飞草长的繁华景象，甚是惬意。

说了半日，无非都是些平平淡淡的事，都是点点琐碎得不能再琐碎的日常。

末了，他还很遗憾地说这些年他也再去过苍莽山下，看着满山的花开，却再也找不回当初。

「许是少了个人，一切都冷清了几分，我好想等回一人相伴。」

这是他今日说得最露骨的惦念。

「要是我永远都不会记得呢？」我揪着他的袍子抬头道，心头早已滋味难辨。

「那就随缘吧。」也许是释怀，又或者是意识到不能强求，阮珩敛了眸中情绪才道。

我喉头一滞，心里顿时塌了一角。

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辰，我终于捋顺了心绪，朝他露出一点点笑：

「阮珩，我比当初喜欢师父还要喜欢你，百倍那种。」

随后，他落了一吻在我眉心，明明是风吹过浸凉了的感觉，绕入心却还妥帖。

大婚当日，仙鹤飞过，前山布置的花和红毯让平日平静的瑞云山热闹起来，装点的一派喜气洋洋。众仙君身着华丽向微笑的师父道贺，师父也礼貌地回应着。

师父第二次穿上大红袍，还是为了同一个念念，终究与我无关。

看着他那身红袍，早已不觉得扎眼。可能是不爱了，所以也不嫉妒不恨无所谓了。

师姐也在瑞云山前迎宾，眼神示意我进去看场子。等到各位仙君都坐下了，仪式正式开始。

其实席间许多人在议论，为何师父一介清冷君子为何娶一个凡人，毕竟天界很少仙君历劫后还眷恋凡情凡心，师父不仅惦记这某个女子，而且还办了婚礼。

仙乐奏起，直拂云霄，丝竹之间，热闹至极。

大家都等着看，到底是哪般女子能让师父如此倾心，等新娘出场的时候大家都屏住呼吸。

我不禁纳闷，大家究竟在期待什么？

等到念念走出来的那一刻，所有人的呼吸直接一滞。

我随着她款款靠近师父，明显看到在座的人神情都跟我初见念念时候一样，惊愕怔然。

「那是思源上神的脸！」

「不，不完全是，但足足有八分相似！」

「可思源上神百年前早已消失，可惜了。」

.....

大多数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剩下的都是愣在当场，师姐慢慢靠近我。

也许是准备动手了，她示意我时机差不多了。

人算不如天算，本来我们确实打算在这一刻动手的，只是我们目光瞄到了念念手心有一道紫光闪过，此时此刻她已经很靠近师父了。

「不好。」我突然右眼皮一跳，连忙惊呼。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师父本是伸出手朝念念，念念在抬手的瞬间那股妖术就已经贴上师父的手掌，灼热而滚烫的气息顿时升起。

再然后，比两人嫁衣更鲜红的血滴落在礼台的白玉阶梯上，扎眼得很。

程焕义和朝槿连忙上前，师父防备不及，还没推得开念念。

人声混乱之中，念念轻柔的声音响起：

「你当年妖族大战杀了我父皇，今日我便要在众人面前杀了你，这样可算公平？」

31

我一把抓住了念念的肩膀，死死地扣住她把她往后拖。

师父此时总算是反应过来，眼底闪过震惊和失望，以及一点点的心痛。

此时程焕义和朝槿已经团团围住了念念，念念见形势不妙，竟然反手抓住我，并且从手心抽出仙剑就挟持我，仙剑散发幽幽红光，与她紫色的妖力格格不入。

此剑一出，再次激起人群热议。剑上花纹繁重，散发着微弱的寒芒。

「这.....不是思源的三尺青锋？」有人立马认出。

「有一说是当年随着思源上神去了，也有说落在魔界，早已失踪许久，居然在这妖女手上？」

「她是妖界公主？！」

.....

我只觉颈边一凉，随后念念口中吐出几句咒语，便化作一道紫光飞向半空。

「你去哪？！」我慌了。

念念此时已经不再掩饰朝我一笑，她大红的喜服配上极其妖冶的妆容，与平日清冷美人的形象大相径庭。

「若不是你拦着，我早就把他给杀了。警告过你别掺和，为何偏偏不听话？」念念道。

「你如果要报仇，很久之前就有机会，又何必等到今天？」我尽量冷静下来质问她。

她不屑地一笑，「当日他杀我父皇时候我在场，我偏偏要在他充满希冀的时候再给他这么一刀，他不是很喜欢这张脸吗？若不是这张脸，我还真的靠近不了他。」

「可是师父他对你极好。」我忍不住道。

「好又怎么样？全都不是给我的。」念念抵在我颈边的剑更近，也更寒。

32

诛仙台。

风好大，还挺冷。

我想起朝槿跟我说的话，本以为能躲过一劫的我，居然阴差阳错又陷入此番境地。

这难道就是命？反正最后都是注定好的，过程怎么挣扎又有什么用处？

众人追到诛仙台身边的时候，朝槿怒骂：「卧槽，什么垃圾剧情，还有这茬！」。

「你说什么？」程焕义边防备边疑惑。

朝槿大喊一声，「我说，这垃圾情节怎么就躲不掉了呢？老天非要这样收尾么？」

程焕义很迷惑，也许只有我跟朝槿才能知道她想说什么。

「放开她！」师父眸中仅剩失望，抬起手想制止念念。

念念冷笑一声，「你最好别过来，今日横竖是死，不如拉个陪葬！」

师父果真站在原地没有上前，竟然出了几分犹豫。

在他犹豫的时候，一道红色身影自他身后穿出，越过人群。

「阮珩你做什么！」师父停在原地，却见阮珩提着长枪从云端而来，矫健之姿马上就跃到众人最前面，如带血锋刃，散发无可比拟光芒。

「师兄，到底谁才是思源仍旧分不清。」阮珩冷笑一声

「你什么意思？」师父眉心一皱，听出阮珩话里有话。

「你看她站在你面前，又有几分像从前？」

不像从前，模样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是毫无相似之处。

「阮珩，她早就死了！」师父淡然的面具早已崩裂，此时面目有些狰狞。

阮珩转过头看了我一眼，「荒唐。」

那边气氛很热烈，我却觉得凉飕飕的。

看着念念的这张熟悉的脸，就突然就记起来很多东西。

桃林中的人，还是苍莽山山脚的人，原来都是同一人。

至于那一身的白衣，不过是后来离开苍莽山后初至瑞云，瑞云山最绝的是冬日雪景。那天山巅落了雪，银装素裹的，有人撑着一把油纸伞朝我走来，那是师父阮淮的面容，温和宁静得如裹上了雪的大地，让人一时间不小心入了眼、迷了心。

云游多时的我们定居在此，直至到某场战争的出现。

其实还有后来的很多琐事，那些人，还有物，紧要的，又或者不紧要的。

但是面前念念这张脸.....真的很碍眼。

念念只是稍稍一用力，我便能感觉到有血滴涌出。

血滴到仙剑上，仙剑突现出更猛烈的红光，烫得她再也抓不住，只能吃痛放手。

她松手后，仙剑没有掉下地反而浮在半空之中，悬浮在我面前。

耳边早已听不见众仙君的惊呼声，随着记忆而来的还有一股力量，我全身被一股涌起的力量席卷着，以心口为中心向四肢散

开，汹涌得能让我忽略颈边尖锐凛冽的疼痛。

我下意识地握住跟前漂浮的仙剑，背后的人又挥起手就想给我一掌。

下一刻，一杆长枪嗖地一声劈开寒风，犹如流星划过头顶，然后穿过念念的腕间，逼得她往后一仰！

背后就是诛仙台，她惊恐不已，下意识地扯住我的衣角想将我一起坠入这万丈深渊。

「你为什么能拿起这柄剑？这柄剑我捡到的时候，已经毫无生机。」念念不可置信地道。

我伸手斩断了那一抹衣角，对她莞尔一笑：「我不喜欢有人顶着我的样子，还在我面前招摇。」

她瞪大了双眼，目中尽是惊慌，最后含恨而坠。

「阿菁，」阮珩喊了我一声。

冷得渗人的寒风吹起他红色的衣袍，俊逸翩然。

「你上辈子临走的时候说过，这辈子是留给我的。」

「算数算数，我说过的都算数。」我回头道。

「番外一」 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辉光

诛仙台一事之后，我病了一场，回去之后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

现在秋风起了，山上树枝也光秃秃的，瑞云山迎来了它一年最破败的时候。

也许等到山巅落满雪的时候，我才提得起精神出去走走。

在我思绪飘到不知哪里的时候，阮珩轻轻敲了敲门，我虽是听得出他的脚步声，但也懒得动一动去开门。

一会之后，他果不其然自顾自推门进来了。

他顺势坐在我床边，轻巧连着被子捞我进怀里，「闷好几天了，也不怕闷坏了。」

话里毫不掩饰，带了点心疼。

「你看着我这个模样，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眼睛留了条缝看着阮珩问道。

可能是我这问题很奇怪，他愣了愣之后倏而靠近，佯装掂量灼灼盯了我许久，目不转睛。

此刻他高大的身影挡住了秋日还算明媚的阳光，我整个人几乎被黑压压的阴影笼罩着，差点透不过气来。

我本来就有点头晕，这下彻底顶不住了，干脆换了个姿势缩进他怀里，懒得再睁眼。

阮珩垂下头鼻尖碰到我的耳垂，低声道：「用心看了许久，就不什么也不稀奇了。」

耳边的声音惹得我不自觉老脸一红，勉强在喉咙里挤出下个问题：「那你看着念念的脸，就不奇怪了么？」

他大概是被我逗笑了，「只顾看你，没别的空档看他人。」

明明知道他就是嘴贫，我还是忍不住笑出声，只是他下一句话就把我的好心情坏了一半。

「我师兄又来了，你的意思是？」

我当然是不乐意，我也忘了是第几次了，总之来一次我就拒绝一次。

前几日在诛仙台上，惊愕过后的阮淮本想开口说点什么，但很快就被我打断了。

我就跟他说：世间万千，再难遇我，我们不能再回到从前了。

「你是害怕？」阮珩轻轻拍了拍我的背，我顺势翻了个身睁眼。

「不是害怕，是一时间没能做到这么坦然。」

从放过到放下，都不是立马能缓过来的。

「若是以后都不想见，换个地住就是了。」阮珩道。

「要等看完这场初雪。」等他起身出去拒绝某人的时候，我朝着他喊了一句。

「好。」他话里带了几分无奈，本来再想说点什么，但到最后只化作一句深沉的叹息。

2

今天朝槿来了，抱着她儿子来的。

那只大橘一见我就哼哼唧唧的，估计是记上了我上次骂它的仇。

然后我一边挠它下巴一边又说了一次它胖，干脆让它再记一笔。

「几天没见你，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朝槿给我带了糖果，看起来小个很精致。

「那时候拿着剑，好像一瞬间耗光了力气，累得慌。」我说完啃了颗软糖，是葡萄味的。

「我还以为你是心里堵得慌呢。不过老话说得对，只要新欢足够好，没有旧爱忘不了。」她扯开我的被子，摸了摸我的额头。

不过这什么老话，为什么我就没听过？难道我又不记得什么东西了？

「对了，还有个事要跟你讲。」朝槿抓起趴在我床上的大橘猫，低声在我耳边缓缓道：「你从诛仙台下来那晚上，师父醉了整整一晚，第二日难得见到他凌乱而狼狈的样子。」

我眨了眨眼，「我还知道他第二日在我门前站了一天，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沉吟了半晌，「确实没什么关系。就是我有一事很好奇，你当初是瞎了眼还是蒙了心，为什么就喜欢他了呢？」

要不是放下了，我都不敢跟旁人聊起这点子事。

「可能年轻吧。」我随口道。

朝槿扶额，「瞧你这几百年的，也算是白活了。」

我掰手指算了算，朝槿其实比我小了好几轮，为什么人家能活的这么通透？

突然有点相信她不是这里的人了.....

「你是不是很喜欢葡萄？」我又吃了一颗糖，突然发现那一小盅糖果居然全都是葡萄味道，上面还裹着一层糖霜。

她点了点头，不明所以地看着我。

「回头我去花神那里替你要几棵好苗子，搭个棚子栽在后院，季节到了就会挂满枝头。」我立马道。

朝槿眼前一亮，揉了揉我的发顶后直接亲上来，被后面刚进来的阮珩看了脸黑了半截。

3

等缓过来的时候，我终于打开了房间的门。

待在屋里不觉得冷，一开门原来真的入冬了，小小的雪花细细簌簌从空中盘旋落下。

「阮珩下雪了！」我对着来人兴奋地道。

阮珩的面容隐在伞下，抬起伞的瞬间，眸子里尽是光亮。

这人在一片白雪之中就是出挑，与周遭一片白雪格格不入。

「等到了初雪，满足了？」他站在屋檐下示意我到外面去走走，我闷在屋里太久了，一个着急脚滑了径自扑到他怀里了，鼻子撞到他胸前撞了个扎实，眼泪都疼出来了。

阮珩轻然笑开，如飘落的雪花浅浅凉凉。

「你这狼狈的样子要是让旁人看到了，丢人不？」

我不管不顾，「丢人怎么了，要是有人笑我，我就把狐狸放出来去咬他。」

那只狐狸可能听到了我喊它，从某个角落里摇着尾巴走出，冷哼一声：「您当我是狗呢？」

「没有，但也差不多。」我朝它一笑，它又被我整炸毛了。

我们走到了悬崖边去，这个冬天好像并没有跟以前差太多，明明是一样的冷，一样的寒凉，一样的雪花飘落，但又处处透着点不一样的地方。

一盏茶的功夫后我终于意识到哪里不对了，原是他搁在我腰间的手掌还带着温热，能隔开山顶的寒气。

看了一会，雪突然变大了，扯絮拉棉在空中飞舞。

我听到了后边有脚步声，他也随着我一起回头。

来人白衫飘飘，乌黑的发丝披在肩头，恍如和天地融为一体。

「思源。」他喊了一声。

我这回反应的时间有点长，一会子之后才记得他是在叫我的名字。

突然记起，阮珩平日里会习惯性地喊我阿菁，我也习惯性地应了。

今日突然转换过来，居然开始不习惯。

「嗯。」我此番也应了他一声，语气还算平静。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他越走越近，声音也越来越清晰，「我承认我之前有错，可为何你连道歉的机会都不曾给我。」

听着他满怀失落的话，我摇摇头，「我没有怪你。」

他又继续靠近了我一步，想伸手握住我的肩膀，却被我笨拙的躲开。

阮珩见我不乐意，直接拦在我面前，不给他接近我的机会。

「那便是在恨我了。」他语气酸涩，自嘲一笑。

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我也没有恨你，我只是不会像之前一样放你入心。所以我对你也自然同对旁人一样礼貌。我早就忘记了你的所有不好，也包括忘了爱你。」

说完之后，我舒了口气，这回才算是将胸腔里的那口浊气吐出来了。

他的动作一滞，伸出的手还没来得及收回，停在空中有一丝尴尬。

半晌之后，他才无力地放下手，垂下眸子。

这个白衣身影曾经让我品味到某种心痛，零星的，细细碎碎的。如今换做他后悔，换做他细品丝丝入扣的酸涩和失落，也算是公平。

「我看完这场雪之后，大概会离开这里，另外找一个开满层层桃李花的地方。」我补充了一句，他蓦然抬头，眼底尽是难以置信。

「那我等你。」

「不用了，早就有人等我很久了。」

真不差你一个。

「番外二」 朝槿 | 拯救虐文女主计划

1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飞升了。

本人朝槿，职业仙女，这年头穿越的原因很多，有看小说笑死的，有写小说猝死的，我是因为骂男主骂得太狠遭报应的。

狗有时候可能不是狗，但人真的就可以不当人。

比如这本小说的男主，表面看着衣冠楚楚白衣飘飘，背地里却是个眼瞎的。

穿越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我很轻松地在几十个师妹里认出了女主角，没有什么难的，一排弟子之中就她看师父的眼神最炙热。

毫不夸张地说，整座山都知道她整天跟着师父背后跑，说没点旁的心思那肯定是假的。

但这不是什么甜宠文，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等来圆满结局。幸好我穿越的时候故事才开始，若是已经走到了诛仙台结局，那我就算是佛祖也救不回。

既然给我遇上了，那我肯定不能让她继续傻傻地沦陷下去。

2

我在房间思索了半日，最后决定从男二开始筹谋。

阮珩这个小师叔，虽然看起来不好惹，但至少是个好人。

别误会，我这里说的好人是个褒义词。他时不时会出现在后山，于是我蹲点三日后终于看到了那一抹红衣飞扬，来人样貌张扬，气质不俗。

后山鲜少人来，只有几个弟子时不时来此清扫一下，他路过我身旁时甚至看都没看我一眼。

但我只用了一个词就让他成功停下脚步，回头看我。

思源。

这个名字是瑞云山挺敏感的存在，大多数人只知她救了师父一次，但不知她同时存在于两个男人的心尖上，百年来不曾有变。

「她回来了。」我对阮珩道，清清楚楚地看着他眼底从毫无波澜到染上点点不可置信。

「你又如何知道？」他沉声道，下意识地皱了皱眉。

「准确来说，她一直在瑞云山上，但是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说完之后，我带他去看了一下坐在悬崖边上看夕阳的阿菁，阮珩认得她，平日里出于兴趣还会多关照她几分。

但有些可惜的是，她的心一直挂在师父身上，现在坐在这也不过是为了多看一眼师父。

这本书还有个与思源长得很像的人，叫念念。

我还没有见过念念，所以我也不清楚思源长什么样。

但阿菁我是知道的，据说她和思源在容貌上并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她也绝非是一眼勾人魂的绝色，但由内而外的含蓄和透出的婉约，再加点点可人疼的娇气，耐看得很。

「阿菁？」阮珩指了指阿菁，不敢置信地问道。

我点了点头，他看着阿菁的眼神有一瞬间的疑惑。

怀疑是正常的，如果他不管不顾地冲上去才是有问题。

「她的灵魂是真的，你当年将她一缕魂放在这座山养，如今有结果了。」我指了指阿菁。

他脸色有些沉重，「为什么会是她，不是旁人？」

「她喜欢这里的桃花，更喜欢这座山落满雪的模样，没有人比她更期待一场初雪。」

夕阳洒到阮珩的面上，半明半暗间隐去了他神情。

等到天边最后一丝光亮消失，我耸了耸肩无奈地道：「信不信随你。但要是继续这样沦陷下去，她不会有什么好结局的。如

果你觉得她还能抢救一下的话，明天阻止她随着师父下凡吧。」

3

在阿菁准备追下凡的时候，我让阮珩直接把她打晕了。

主要是我这人做事比较温柔，先是能劝就劝，劝不动就上手，方便效率高。

只是事情的发生总是有点出乎意料，阮珩做事没按套路出牌，直接就把她领到凡间去了。

我当时只觉太阳穴都在发疼，十分后悔找了阮珩这人来帮我一把。

就这样任由她追着师父跑，那不是把人丢沼泽里，越陷越深？

不过显然是我太天真，想得太简单，也太小看阮珩这个狠人。

他直接把人带到师父凡间大婚现场，让阿菁目睹师父娶了别人，让她眼睁睁看着师父对别的女人好、对别的女人呵护备至。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残忍的了，这就等于直接告诉阿菁：你看，你心上人仅存的那点温柔，没有半分是给你的。

真是客厅里长竹子，笋（损）到家了。

但不得不承认，这是让阿菁死心的最快办法。

4

修仙的日子不仅朴实还无聊，于是我养了一只橘猫，给它改了一个名字叫乙醇。

提到我的猫，就不得不提一个灵魂里装了钢板的男人，程焕义。

他居然无聊到拿剪刀把猫的胡须给剪了半截，气得我当场就揪了他三根头发。

这丫的没事就在我面前耍存在感，仿佛他不闭嘴就有人能把 he 当哑巴。

人不犯他，他就犯贱，这句话送给程焕义再合适不过。

「程焕义，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很严肃地跟他说。人一旦涉及到自己，心思是很敏感的。所以我总觉得他对我不怀好意，也不知道图什么。

「我明白。」他若有所思道，「毕竟瑞云山百年来也见不到像你脾气这么爆的。」

「你明白个锤子。」我皮笑肉不笑道。

我就知道，不会有多少个人相信我这话。

但他对我好也是真的，他老是想尽了办法逗我开心，有什么好玩的都往我这塞。

其实我只是有点想家而已。

5

师父历劫回来了，那一道金光划过天际，身后还随了一个女子。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念念，可惜她面上覆了轻纱，我没看清楚她的五官。

只是从这轮廓来说，跟她相似的思源肯定也是个美人。

阿菁看到念念之后，脸色煞白，十分难看。

所有人都等着看她的好戏，但她还好稳住了，并没有太冲动。我是很欣慰的，至少这段时间以来做的努力都有了回报。

「脸色这么难看，莫非是难过得傻了？」散场之后，我轻笑调侃她。

她只是摇摇头，目光一直放在念念离去的方向。

「有妖气，你没有看到吗？」

我没当回事，只当阿菁是找了个借口掩盖自己内心的苦涩和不甘。

可惜的是当晚我就翻车了，没想到念念居然是妖，道行还不浅。

如果不是阮珩的那只灵狐及时救场，我可能就挂了。

当时那几团火球围住我的时候，我连墓碑上刻什么都想好了，不用像其他人那么复杂又写铭又写志的，就五个大字：广告位招租。

6

翻车什么的还不是最气的，最让人血压上升的是师父竟然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信。

都知道虐文男主狗，但没想到这么狗.....

我情绪上来了，不就是救一个人，怎么这么难？

知道企鹅为什么在南极吗？可能因为它也跟我一样难（南）。

跪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我仰天长叹，突觉前路无望。

「你好像不开心。」程焕义把我从前院扶回去，边走边对我道。

「没有。」我咬咬牙硬撑道。

他一挑眉，低声在我耳边说：「朝槿，你心里是藏不住事的。」

我差点就想哭了，但最后忍了又忍，无奈转头对他道：「肩膀借来靠一下会死啊？」

回到房间后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拿起一坛酒就往喉咙里灌。

这里的酒软绵绵的，一点劲都没有。

喝了之后既不能让人保持清醒，也不能让人醉倒，就这样让人卡在半梦半醒之间，更难受了。

程焕义什么也没问，就静静地陪我坐着，直至天明。

7

「我没事了，真的。」天亮了之后我伸了个懒腰，拍了拍他的肩膀。

有时候情绪上来了就是这么矫情，等酒醒了后发现那些都不是事。

「你是没事了，我有事了。」程焕义面无表情地道。

我愣了愣，皱眉问道：「你能有什么事？」

「我肩膀要废了。」他指了指已经抬不起来的胳膊。

于是我使出祖传的按摩大法，不过一盏茶时间他就生龙活虎鬼哭狼嚎。

「朝槿你是不是有毛病？」他从凳子上弹起来，揉着胳膊狼狈地道。

「嗯，多少沾点吧。」我点点头，笑了笑道。

程焕义前脚刚走，小师妹后脚就来了。

她走的脚步有点不稳，心事重重的，手上握着根粉色的发簪，还挺漂亮。

我赶紧给她上了杯冰水让她冷静冷静，但她一开口就让我愣住了。

「师姐，你知道思源吗？」她问我。

啊这.....

难道阮珩这么藏不住事的吗？回头就把我卖了？

程焕义说得对，我的确是藏不住事的，她一看我犹豫不已的神情就知道我肯定知道点什么。

于是我干脆就坦白了，如果她不死心的话，之后会因爱生恨在师父的婚礼上闹得不可开交，然后被这个长了和思源相似的念念推下诛仙台。

思源也不是别的谁，正是我这个小师妹。

至于为什么她没有记忆，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甚至没有看到书里有说她恢复记忆的情节。

「阿菁，听师姐一句劝，要带眼识人。」我一边端上火锅一边道。

对于这种替身情节.....我看不惯这种套路很久了，有了替身还能破镜重圆的，实在是有点一言难尽。可能这种就是典型的男主配狗、专业对口吧。

对了，我还夸了一下阮珩，阿菁看起来不蠢，应当懂我的意思。

8

程焕义向我表白是我意料之外的事。

当时后山不仅开了桃花，也开了李花，李树的花又称玉梅，素雅而清新。

「你认真的？」我疑惑道，「我哪里值得你喜欢？」

难道他和师父一眼，都是眼瞎的？

程焕义脸色一直红到了耳后根，然后一把抱住我疯狂点头。

我没有推开他。对于这种事情，我承认我的反射弧是比较长，等到玉梅花落在我肩上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说了什么。

「不是，我.....」

我话还没说完，阮珩就牵着阿菁从亭子后面走出。

从阿菁憋笑憋得辛苦的表情来看，应该是看了全过程。

.....

如果有网络热词字典，那么「社会性死亡」这个词的解释旁边，应该画着我的脸。

9

师父的婚礼来得突然，我身为大师姐当仁不让地包揽下所有的琐碎事。

上至邀请仙界众仙君，下至准备喜服礼袍，无一不是我在操心。

别看我准备得这么勤奋，其实我无时无刻不想把这场破婚礼给砸了。小说里就是因为这场婚礼，才演变到诛仙台这么惨的结局。

女主坠入凡尘，男主含恨而终，真是个不错的结局。

到了婚礼那日，人算始终不如天算，我还没动手呢，念念自己就先露出原型。

当时师父的手受伤了，拿不起剑；阮珩也不在，当时我就觉得不妙。

果然，我最不想看到的情节发生了，当时我就差点崩溃了，如果做什么都是同一个结局的话，那我这小半年来付出的又算什么？

诛仙台前的风是凛冽的，带着煞气。

我眼睁睁看着念念带着阿菁靠近那个深渊，然后.....

然后在一片通天的红光之后，被推下诛仙台的不是思源，而是长了和思源相似面容的念念。

10

诛仙台回来之后，阿菁就病了一场。

等到暮秋时候，我带着做好的一小盅糖果去探望她，其实她精神还是不错的，只是一时间接受不来太多事情而已。

好吧，其实我是去道别的，她和阮珩会过得很幸福，而我就可以安心回家了。

这世间本来就很多痴男怨女，何必多这么一对？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那就是我儿子大橘。

我把大橘托付给了程焕义，仔细叮嘱了他一些杂事，他当时眉头一皱就察觉到了什么。

也可能是我的语气太温柔，从见到他开始就没骂过他一句。

「朝槿，我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还会看到你的对吧。」他握住我的肩膀，手有些颤抖。

本来不想把这件事情说破，但不告而别也不是个事，

于是我心一狠，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道：

「师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一直执着就没意思了哦。」

11

回去之后，我有好一段时间没有碰小说。

主要是后劲有点大，干脆不翻不看不听，一想起什么就立马转移注意力。

可惜没用，越想抓住的越抓不住，越想忘记的越忘不掉。

所以我还是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打开了那本小说，其实很久之前就完结了，但是作者又补了两个番外。我翻到了最新章节，阿菁和阮珩果然过得很好。

他们离开了瑞云山，挑了一个春日能开满桃花的地方办了场婚礼。许多仙君都想看看思源的风采，可无奈他们的婚礼没打算大办，能拿到请柬的仙君少之又少。

再过了几百年之后，他们连孩子都会打酱油了。那只大白狐狸被折腾得很惨，因为太松软，总被老二抱着睡，口水全都蹭到它身上。

但又有什么办法，它向来敢怒不敢言.....

手机不经意间息屏了，我的脸倒映在黑屏上，明明笑着，但又好像流过泪。我胡乱擦了擦眼角，生怕被过往的人群看出来。

匆匆忙忙看完了全部番外，我没看到程焕义三个大字，通篇好像被遗忘了一样，连名字都不配拥有。

午后的阳光有点刺眼，我放下了葡萄汁，窗外走过了一个熟悉的人。

匆匆忙忙结了账，推开餐馆的门，风一瞬间把我梳好的刘海吹起。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看错，只是加快了脚步追上去。

后来他停住了，停在了公园的玉梅花数下，俯身捡起了一朵玉梅花，突然转头看着我。

我被吓了一跳，本来悬着的心就更悬了。

他居然一点都不惊讶，反而问我道：「你什么时候跟过来的？」

我的语气尽量平静：「春风迎面吹来的时候，我就站在你身后了。」

你看，连春天都把你推向我。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